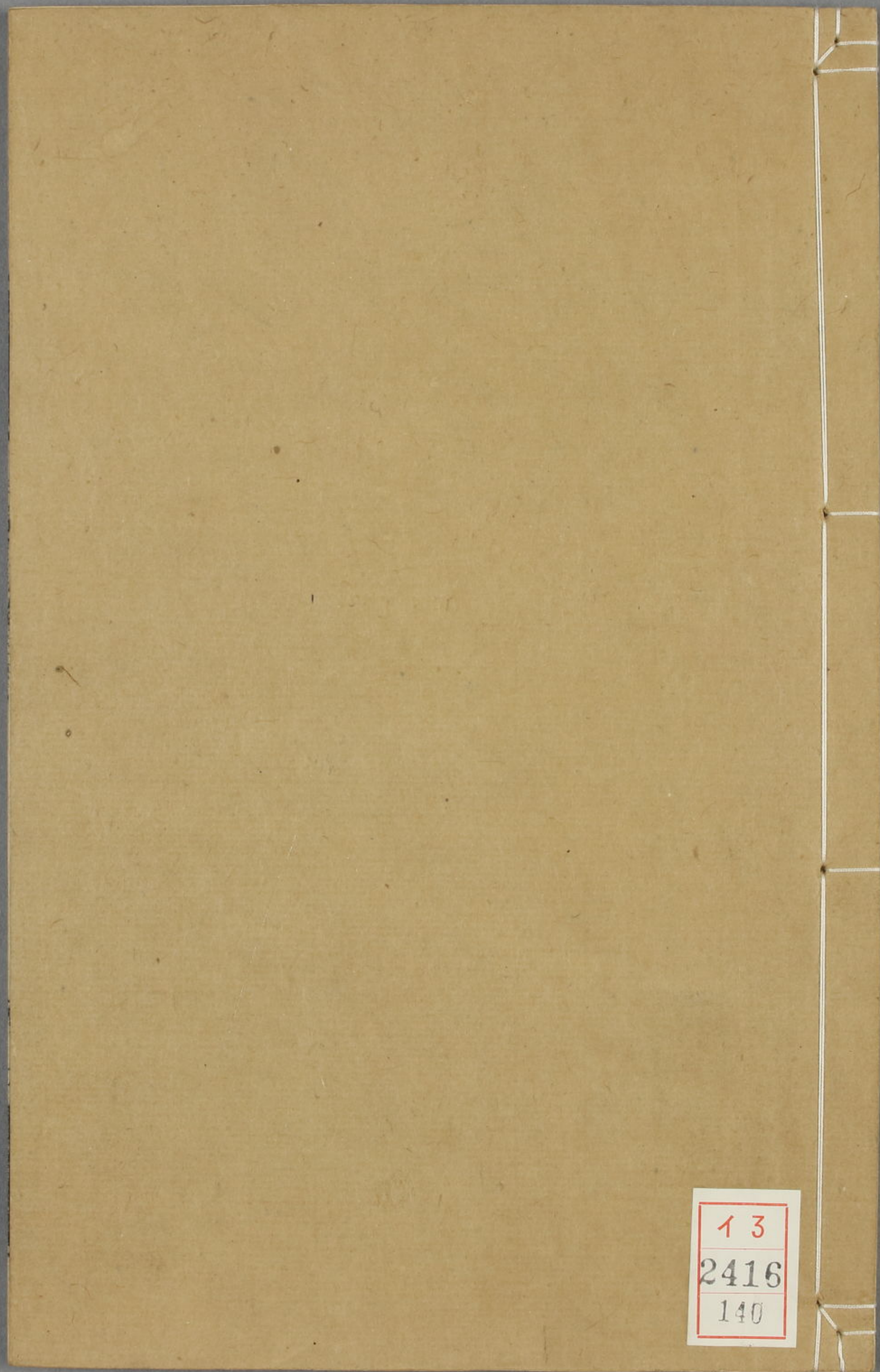




13
2416
140



13
2416
140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半澤文庫

人部六十八

施惠
慶遺

施饋
慶賀

施惠一

增周易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原

又君子以施祿及下

又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又君子以振民育德

增尚書大傳老而無妻謂之

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

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

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

施此無使失職

原

書用敷錫厥庶民

又先王子惠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九

施惠

困窮

增又惠鮮鰥寡

原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增曲禮積而能散周

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人之難阨以王命施

惠又遣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

原左傳在禮家施

不及國

增傳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原論語以與爾

鄰里鄉黨

增又君子惠而不費

又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

原又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增孟子分人以財

謂之惠

荀大略樂分施而恥積藏

劉長卿詩傾家

共人費

蘇軾詩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

又仰荷

天地德

施惠二

增左傳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供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賈誼新書楚昭王

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

倉之粟以賑饑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者請還戰死

呂覽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不受金子曰賜失之矣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

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

人部

崇監貢弘卷三百九

施惠

之邑里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史記范蠡之陶爲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戰國策馮驩貧乏爲孟嘗君客爲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視吾家寡有者市之驪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矯命以債賜諸民民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驪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

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所寡有者義爾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曰諾先生休矣又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而衣之王乃賜單牛酒召而揖於庭勞之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漢書吳楚反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又李廣歷七都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又蘇武爲右曹

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疏廣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於是族人悅服 又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漢記梁商常云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茶鐵於四城門與貧民不告其姓名 又張儉資計差溫以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

者以百數

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轉遊隴漢間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爾乃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務施周急 又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

衛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

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有日矣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之乎若曰

家物少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河海以救牛蹄之類也

人部

附錄

施惠

鄧公曰諾 又趙溫字子恭為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又劉翊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者數百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也 又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殮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又种暘字景伯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暘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趨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又鄧林字叔孫西羌反拜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東觀漢記劉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 續漢書郭伋并州牧徵為太中大夫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肅宗崩廉范奔訃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

乃沿路訪聞范名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義 又張純節儉行義常分捐租奉貽卹宗親雖至賈而施與不怠 又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為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撤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麤糲盡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三輔決錄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為郡法曹治財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駱俊字遠孝漢靈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起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為之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乏 魏志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

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老幼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 吳志朱據字子範吳郡人孫權遷建業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三國司馬徽人有臨蠶求簇者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人不當求爾人已求拒之將慚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晉書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爾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異富寧作符雅貧 晉陽秋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

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晉中興書應詹稚弱家富於財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為居 晉紀祖逖輕財好施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葛洪神仙傳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 宋書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行義無有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荊州年荒衡陽王義季慮其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張進之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蕭惠開為益州牧錄事參軍劉希

微假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甚恥之輒之廐中有馬六十疋悉以與之償債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陳書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置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至之絕府僚怪而問之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可賣不後魏書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自延昌以來北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常見州郡徵租甚急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隋書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塚衍

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奏聞上大善之唐書李藩家富於財父卒親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又李臯貶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荅以優詔新唐書元德秀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扁鑰家無

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又郭震字元振與薛稷趙彥回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五代史周馮道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潛爲之耕其人媿謝道殊不以爲德宋史范仲淹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天中記宋建中靖國中蘇軾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軾爲軾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

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行聞老嫗哭聲與邵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則軾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元史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又至

大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寧海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雖怒不敢問明獻徵錄畢文德天順癸未學士黃廷臣謫廣沒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度以託文德即請館於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眾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又董建中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

署麓有嫗與其子哭於野建中行部見之即劾閹曰奪
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閹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
利然後悉歸民 又戴鰲有庠友趙宣家貧不克葬親
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以所居室質錢期滿
當徙鰲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居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又丁廣友黃六窘於食造之廣大喜開樽飲罷未敢
言廣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之自後稍
窘即調不待其告有孔景貧無所營廣造屋命挈家居
之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
又梁洞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錫二縣民亦多饑者洞

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洞洞曰民皆王民可坐視
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太
宗嘉之

施惠三

原為粥 作衣 衛國凶饑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餓者
王望字慈卿行部見飢者裸形草食
原 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為糧
作衣將議罪鍾離意不罪之
原 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饑分
俸祿贍貧人豐富
原 之各出義穀
原 晉饑秦輸之粟自雍
及絳名曰汎舟之役
原 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詩曰錙
原 民歌 士歸 舊左傳晏子曰齊
賑貧者賜直
增 輸粟 漢成帝詔入穀
增 人部 附錄 施惠

無德於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

之矣又曰樂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續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有饋一罇醪者使投之河令

之死滋味及之也左傳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原散軍糧施父粟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

全琮字子橫父柔使齋米數千斛獨受天下重名乎

施空船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所市琮皆散

不及故報父奇之後罷東郡還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

蓋耀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

餘萬本士增衆人母續命田家語子游問於孔子

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

能教之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蓋愛而無教也齊書劉

善明懷民子懷珍族弟位徐州刺史鎮北將軍青州饑

荒人相食善民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姓呼其家田原汲黯矯制鄧攸擅賑旱父子相食

為續命田

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伏罪武帝

賢而釋之晉鄧攸為郡時擅開倉賑貧相與効之

單食與餓俸錢贍貧晉趙宣子舍於驛下第五倫事

詳俸務起人急原賜豈獨受原結身衣服車馬

以賑施貧窮務起人之急寇恂字子翼所得祿賜盡

施朋友故人曰吾因士大夫致此豈可獨享耶時人稱

其長者以為貸不待報與不宣惠使見飢人上表

請賑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梁高

字伯夏載穀於門與貧餒者不宣已惠

青麥之謡史記田常以大夫出貸小

麥生於陵陂生不原七十無不饋飴

布施死何舍珠為原七十無不饋飴

族實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及載穀糧於路以施民

家量貸公量收九在外一在內魏成食祿千鍾什

人部

九在外什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一在內 **增**恩不可忘潘元茂 推財不疑張長思
 王隱晉書潘最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
 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為儲以供行資最隨
 主不足則推己之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
 南山之壽推已之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
 郎崔鴻前涼錄張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
 推財不疑張長思

施惠四

原濟物齊則聚民財聚則民散頒斂用栗春賜周匪頒匪頒又讀為分頒時頒並周及下必及
 下惠又禮惠臣無威福作福作威眾不怯懼
 禮年雖大殺眾不怯懼注隱民取食民多取食焉

民謂窮

周人尚施

貸而不書

詳施惠

施而不德

貸

豐凶不時

聚斂有典

適時以權

救物惟

道

義由獨斷

惠必同沾

惠以救災

義而濟物

博施之人

專達之責

散以家貯

收其公利

情且涉私

美將歸下

苟徇便宜

則非專達

宜

哀菜色

無肆莠言

分散者仁之施

行儒

增愛施者

仁之端

原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

歲

凶諒可恤人

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

開倉汲黯猶聞釋罪

不仁者以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

利大夫不收公

毀家

身發財

毀家

毀家

毀家

毀家

紆難猶謂盡心 賑窮救災豈宜獲戾 所司以未有
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惠五

增銘漢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唐
劉禹錫高陵令碑銘曰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
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
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旣公兮言旣
盡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
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
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施饋一

增詩陳饋八簋 禮記天子執鬯而饋 論語齊人歸

女樂

原又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增

孟子君餽之粟則受之 又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
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
而受孟子曰當在宋也辭曰餽賍當在薛也辭曰聞戒
故爲兵餽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又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 又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施饋二

原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人部

附錄前白卷二十一

施饋

從者皆足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增又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孔叢子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而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又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為賓主之餽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朝夕受賜衣食已優無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又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取多也子思曰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讌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列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

晉人晉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瞿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漿人之饋我者非實我贏也蓋貨我以自盈耳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西京雜記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勑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後漢卓茂爲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求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坐耶後漢書李恂

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匈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又王丹字仲回時京師大豪陳遵朋友喪親遵爲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主前出授之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東觀漢記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馬一匹遺之曰朋友有車馬之餽可以備乏居數月林還之後漢書張奐爲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梁祚魏國統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路

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悉告之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晉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醜人者 世說晉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答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 又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使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 又范宣字子宣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裋耶范笑而受之 晉王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晉紀瞻帖云自昨信來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晉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潛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宋書高陽許瑤之以綿一斤遺郭平原不受往反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

奉尊上爾平原乃拜而受之 齊書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敢議遺之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高祖少有大度雄畧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高祖童冠往見華曰君必為命時之器臣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遺之殷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王猛伐洛陽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為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為信垂以佩刀遺之 前秦錄慕容冲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

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後魏書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任城王澄駿馬一匹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康貞之行有過楚相可敕付殿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唐書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屨屨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又裴休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又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王重榮父子雅重

之數饋遺弗受常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 又韓思復家富有金玉未嘗省薦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璿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 又陽城有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 唐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誣妄且云卿受嚴震金獅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獅子山南地貧

何有許多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獅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之 唐書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惟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唐崔從領廊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自是羌人不敢犯境 唐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贈之不受 宋太祖朝趙普為相車駕因出幸其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餅在廡下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

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宋曹修古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卒於官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弟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一錢不受 宋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正議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

子以父命不復受致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宋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傳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聽其論議敬畏不敢出 宋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驪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 鴻書元明善常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驢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曰

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國王歎服 元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
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為相瑛赴其聘遂
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 明詞林人物考吳訥字敏
德永樂時巡按貴州還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
夔府訥不啟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
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又桑悅字民懌丘濬嘗餽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
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尚方芍藥饌所不足
甘而一純項何如草具哉 明獻徵錄陽春主簿徐均

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吏白此洞主
均叱使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恐懼至蒲
伏諭遣之值府符下問遂繫之獄均曰其人必來劫獄
備之大老二子果來莫敢前詰朝饋大瓜安石榴皆黃
金大珠也均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受賕
調均攝陽江縣 又王敬臣廬居甚隘寄寓天王寺中
鬻書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
寧為溝壑夫其人乃止

施饋三

原請粟

與車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後漢
劉翽字子相旅有張季禮奔師喪遇寒

人部

開監貢西卷三百九

施饋

二十

毀頓帶道路翽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
 禮意是翽也後詣還車翽閉門辭行不與相見指
 困 饒鍾為吳魯肅字子敬不治家事以散財賑窮結士
 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
 之文 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餽國奇遂定僑札
 喪故假 曾瘞鹿 戴魚 唐景雲中韋諷休日登樓見
 父命也 軍裴寬居也史與偕來誚問狀曰寬居義者訪諸吏曰參
 其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
 異乃引為判官 宋書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
 魚入往 虞卿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生麻 當歸 閔仲叔太原人王莽之兩頭置門內而去
 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飲水無果茹黨
 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
 所道而但 歸乘馬 遺食器 桓公滅衛歸以乘馬祭服五
 貯當歸 人魚軒 漢鄭莊性廉不治 饋七牢 饋特
 產然饋遺不過食器注謂一盤食也

豚 秦穆公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昏禮 白綸巾 白

羽扇 陳書賀德基少遊學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盛

盛呼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馬寺前逢一婦人客服甚

寒故以此相遺爾德基問嫗姓何名不答而去齊書張

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融年弱冠道士陸修 納

靜以白鷺羽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納

書半卷 受酒一杯 唐書有以書遺褚遂良者止納一

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 又李素立為瀚海都

護漢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

還 原漂母饋食 駱姊分施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駱統字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困乏統為飲食與之衰

少其姊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

母使分 增受茶一串 遺餅一甌 唐書陸贄以博學

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贄往

謁之鑑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

人部 施饋

年之契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贊不
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世說晉王
悅之少屬清操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
顧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與千里馬

留二萬錢

後漢書或問第五倫曰公有

馬者雖不受辱三公有所擇心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也豈謂無私乎宋書顏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
陶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

金報土

宋書王弘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
王儼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以禮
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賀拜曰土者地也

一斛

玉鳥一量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明珠一斛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玉鳥

一量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明珠一斛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玉鳥

一量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明珠一斛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玉鳥

一量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明珠一斛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玉鳥

一量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明珠一斛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玉鳥

一量蜀志宗預東聘吳孫權提預手涕泣
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以明珠一斛劉向列
仙傳安期先生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

施饋四

增私覲

韓宣子私覲鄭嘉賦也左傳是為嘉賦於草莽
子產以玉與馬

餽歲

人謂之餽歲晚餽拜嘉也又張華詩是用感嘉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對曰三夏

樂臣弗敢及鹿鳴君所

意重李白詩意命輕朱暉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緣義輕

渭陽贈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蘇軾詩不學劉伶獨自送銀盤
飲一壺往助齊魯餉

分酥酒

酒又詩使君夜半分酥
老也饋無束脩朱邑為大司農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市吏

饋二施饋
市吏不受饋
遺百賈

聚斂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遺其親戚孟嘗君與

超超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不稅不視客語屏風

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不稅不視未仕

居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不稅不視未仕

者不能見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又君子於有饋

相煦相濡莊子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旦發暮還晉荀晞

在兖州見朝政亂懼害每得珍物貽都下親貴厚往

去五百里恐不鮮美求得千里牛旦發暮還厚往

薄來厚往增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戰

策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生

之璧黑狐之裘黃金百鎰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生

芻一束素絹一絰撲滿一枚西京雜記公孫弘為國士

贈以云云

施饋五

增詩宋余靖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官詩曰龍舟爭快楚

江濱弔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酌古今嫌見獨

醒人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曰我官於南今幾

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

省為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

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

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

錄汲黯少憊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

曠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

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韉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

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
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
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
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又杜介送魚詩曰新年已賜黃
封酒舊老仍分頰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
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歡尋尺素書醉眼矇矓覓
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韓駒謝人送鳳團及建茶詩
曰白髮前朝舊史官風鑪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
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陳造謝兩知縣送鶯酒羊麪詩
曰僧樣齋廚冰樣官饑憑脫粟食無罽不因同里兼同

姓肯念先生苜蓿盤 朱熹次韻謝劉仲行惠筍詩曰
誰寄寒林新劚筍開奩喜見白萋萋知君調我酸寒甚
不是封侯食肉姿 楊萬里謝唐德明惠筍詩曰高人
愛筍如愛玉忍口不餐要添竹云何又遣十輩來昏花
兩眼為渠開販夫束縛向市賣外強中乾美安在錦紋
猶帶落花泥不論燒煮兩皆奇猪肝累人真可忤以筍
累公端不惡 又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詩
因和其韻斗州只解寄鶯毛鼎肉何曾饋百牢驅使木
奴供露顆催科郭索獻霜螯鄉封萬戶只名醉天作一
丘都是糟却被新詩太清絕喚將雪虐更風饕 又謝

親戚寄黃雀詩曰萬金家書寄中庭犢背仍題雙掩并
不知千里寄底物白泥紅印三十餅甕餅淺染茱萸紫
心知親賓寄鄉味印泥未開出饒水印泥一開香撲鼻
江西山間黃羽衣純綿被體白如脂端能訪我荆溪曲
願借前籌酌鄴滌 戴復古謝史石窗送酒并茶詩曰
遣來二物應時須客子行廚用有餘午困政須茶料理
春愁全仗酒消除不勝歡喜拜嘉惠無限慙慙作謝書
君既有來何以報一牀蘄簟兩淮魚 方岳黃倅饒覺
徐尉饒蟪蛄同至詩曰誰饒螯如徑尺盤更分鱸似惠
文冠麴生醉嚼玉五穀劍客生劉珠一簞我與爾元同

蠢動冤哉烹亦到蹢躅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
子看 明王世貞以吳絲酬李于鱗詩曰故人三徑新
蓬蒿雁門太守徒爾勞斗酒風塵白日薄槭書海岱青
天高念欲報之吳縞帶何以遺余秦復陶千秋衣被各
無限世途往往稱綈袍

慶遺一

增周禮以致稍餼 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朱文公集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

慶遺二

增琴操許由無杯器手掬水人以瓠瓢遺之由操飲訖

挂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以爲煩擾取捐之 孟子
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
樂二人以縈其心而亂其政 左傳鄢陵之戰卻至三
遇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韁之跗注君子也適見不穀而
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孔叢子孔子使宰
子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蒙飾遺孔子宰子曰夫子無以
此爲也臣竊見其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爲費不合則去退無郤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

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
之不用此車 列子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
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
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苑子思
居於衛緼袍而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
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
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
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
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
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

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魚者 漢書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遺王 高士傳漢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
聞之令吏常給仲叔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
邑之沛 班固集漢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
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漢朱登爲東海相
遺張敞蟹醬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
人敬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陳書姚
察爲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
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此人遜

請察厲色驅出 唐書韋貫之爲尚書右丞長安中爭
爲碑誌大官萃其門如市至有密構致不由喪家是
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遺嫌萬匹請撰先銘貫之
曰寧餓死不苟取 新唐書李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
亂殺田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於天化
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
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
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 宋石
徂徠介爲舉子時讀書於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
因餉客授以盤餐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張九成字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食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劉秘書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贖之因辭強之乃受乃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野語宋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

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又鄭仲為蜀宣撫相府造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鋪地衣一張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不若守正之無悔吝也

慶遺三

原贈策

遺弓

晉人誘士會將行饒朝贈之以策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荃葛

苞苴

江都王建遺越繇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荃葛荃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禮凡以弓

人部

附錄

慶遺

劍苞其簞筭問人者標以

受命如使之容問猶遺也

吳越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敵憚勞非晉

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展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倭不能事越及劉司空一雙服厚尊既榮施國憂世

皇兩規與劉司空一雙服厚尊既榮施國憂世

母方朔遺妻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舍肉曰小人

從官向朔割肉去上令朔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

也拔劍割肉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

何仁也上大笑曰使

先生自責乃復自譽

荆州有奉遺者皆問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

倍若非禮得之即厲聲呵辱還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

之受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乃厚贈羅含字君章父宰新塗後舍到縣縣人以舍舊

慶遺四

原贈佩詩雜佩詒玖又詒我彤管又貽我瑋瑶

華楚辭以遺疏麻兮居遺珮兮遺余瑋瑶

浦折芳馨兮遺所思塞杜若兮遺汀洲兮杜若

雙鯉魚來遺我雙鯉魚一端綺遺我一端綺美

暉字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

況卒暉乃厚贈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

買綃反煩不拒密題識臨去謂曰恐懷璧為害願諸君

為之計眾乃知之各留其贈于寶與習陽

船賣之買綃寄還本為惠反煩之益愧歎也

三具 繡鞋一 韋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繡鞋

韋一 韋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繡鞋

韋一 韋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繡鞋

韋一 韋武帝與彪書曰今贈足下青繡鞋

人之貽詩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下女可詒楚辭及榮華之未落今相下女之可詒又

慶遺五

增詩唐韓愈贈盧仝詩曰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至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宋王禹偁送筇杖與劉湛然道士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脰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夷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為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

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為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指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筇竹詩梅堯臣謝歐公贈絹詩曰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小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善身僕道路哀妻僮又李審言遺酒詩曰大梁美酒斗千錢欲飲嘗被饑窘煎經時一滴不入口漱齒費盡華池泉昨日靈昌兵吏至跪壺曾不候報箋赤泥圻封傾瓦盎母妻共嘗婢流涎鄰家葡萄未結子引蔓垂過高牆

巔當街買杏已黃熟獨堆百顆充盤筵老年牙疎不喜
肉況乃下箸無腥膻空腸易醉忽酩酊倒頭夢到上帝
前賜臣蒼龍跨入月不意正值姮娥眠無人來顧傍玉
兔便取作腊下九天拔毛爲筆筆如椽狂吟一掃一百
篇其間長句寄東郡東郡太守終始賢切莫汲竭滑公
井留釀此醕時我傳 又荅宣城張主簿遺雅山茶次
其韻詩曰昔觀唐人詩茶詠鴉山嘉鴉銜茶子生遂同
山名鴉重以初槍揜采之穿煙霞江南雖盛產處處無
此茶纖嫩如雀舌煎煮比露芽競收青弱焙不重漉酒
紗顧渚亦頗近蒙頂來以遐雙井鷹掇爪建溪春剝葩

日鑄弄香美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鬪誇傳
買費金帛愛貪無藝華甘苦不一致精靈還有差至珍
非貴多爲贈勿言些如何煩縣僚忽遺及我家雪貯雙
砂甕詩琢無玉瑕文字搜怪奇難於抱長蛇明珠滿紙
上刺畜不爲奢翫久手生胝窺久眼生花嘗聞茗消肉
應亦可破癥飲啜氣覺清賞重歎復嗟歎既不足吟
誦又豈加我今實強爲君莫笑我耶 又穎公遺碧霄
峰茗詩曰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頂應多雨天寒
始發芽採時林狃靜蒸處石泉嘉持作衣囊祕分來五
柳家 又永叔內翰遺李太博家新生鴨脚詩曰北人

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若橡栗韜鴨脚類
綠李其名因葉高吾鄉宣城郡每以此為勞種樹三十
年結子防山獫狝核手無膚持置官省曹今喜生都下
薦酒壓葡萄初聞帝苑夸又復主第褒纍纍誰採掇玉
碗上金黿金黿文章宗分贈我已叨豈無異鄉感感此
微物遭一世走塵土鬢頭得霜毛 孔平仲朱君以建
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詩曰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
君以淮南紫脣之蛤橘膚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
合開花結子幸採摘沒水藏泥豈靳得二物同時有不
同賦形與性由天公請君下筯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

中 又夢錫惠墨答以蜀茶詩曰墨者出自黑黑者墨
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拙所巧惟見
欺摹成古鼎篆團作革靴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
誰最畜佳品鄭君真好奇贈我以所貴有不讓金犀堅
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研磨出深黝落紙光陸離較之
囊中舊相去乃雲泥辱君此賜固已厚何以報之乏瓊
玖不如投君以嗜好君性嗜茶人罕有建谿龍鳳想厭
多越上槍旗不禁久我收蜀茗亦可飲得我峨眉高太
守人情或以少為珍心若喜之當適口更憐此物來處
遠三峽驚波如電卷江湖重覆千萬里淮海浩蕩連漪

淺舍舟登陸尚相隨今以答君非不腆開緘碾潑試一
嘗尤稱君家銅葉盞韓維答象之謝惠黃精詩曰仙
經著靈藥茲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巖居
有幽子乘時斲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而乾九蒸達
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眼看富貴異所
嗜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暇錐刀乃其干坐使至靈物
委棄同草菅惟君冲曠士敦然守高閑食之易為力天
和中自完故以此為饋其容幾一簞報我三百言浩浩
馳波瀾何以諭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
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驂雙鸞又象之以山藥見贈

詩曰龍山有游客贈藥滿筠籠葉漬沙泉碧苗分石竇
紅斲應侵曉露來喜及春風却笑丹砂遠幸與公同翁
又襄柑分惠景仁以詩將之曰荊州解綬十經春迴
夢清林遶漢濱霜氣輕寒催紺實渚波餘潤作甘津僧
園採掇寧論數客路奔馳竟占新雪意垂收高會缺分
金聊助席間珍又謝送妃子園荔枝詩曰年年驛使
走紅塵貢入驪宮色尚新妃子園名猶未改一籠丹實
寄閒人王安石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
者詩曰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
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

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蘇軾揚
州以巾物寄少游詩曰鮮鯽經年秘醅醪團臍紫蟹脂
滿腹後春尊茁滑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臛子累累何
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餅餌方法相傳竟
留畜且同千里寄鷺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又送牛尾
狸與徐使君時大雪詩曰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
破愁睂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狸通印子魚
猶帶骨披綿黃雀謾多脂慙慙送去煩纖手為我磨
削玉肌 又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
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褙完

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
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更補朱絲為道元煙薰屋漏
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
飛空僊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我昔長安
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潜然素絲斷續不忍見已作胡蝶
飛聯翩君能收拾為補綴體質散落墜神全志公髣髴
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語脫字欲補
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為洗湔貴人一見
定羞忤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
隨飛煙 沈與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

海使君送酒輒成絕句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
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周必大胡
邦衡生日以詩送北苑八銖日注二餅賀客稱觴滿冠
霞懸知酒渴正思茶尚書八餅分閤焙主簿雙餅揀越
芽妙手合調金鼎鉉清風穩到玉皇家明年敕使宣臺
餽莫忘幽人賦葉嘉 宋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關中
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有客有
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
欲迎歸軒守闢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
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

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
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陸游謝韓實之直閣送
燈詩曰玉作華星綴絳繩樓臺交映莫天澄東都父老
今誰在腸斷當時諫浙燈 又詩舊友年來不作疎華
燈乃肯寄蝸廬寧知此老蕭條甚二尺檠前正讀書
楊萬里謝胡子遠郎中惠蒲大韶墨報以龍涎心字香
詩曰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華陽墨水煎
膠漆太陰元霜作肌骨龍尾磨饑飲鼠鬚落點髹几几
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後來夔州有
梁杲爾來黔州有吳老亦追時好得時名竟為蒲生豎

降旌吳墨往往元尚白梁墨濕濕藹黏壁南宮先生來
自西惠然贈我四元圭我無鵲返鸞回字我無金章玉
句子得君此贈端何似兀者得韓僧得髭安得玉案雙
鳴璫金刀繡段底物償送以龍涎心字香為君興雲繞
明窗 又南海陶令曾送水沈報以雙井茶詩曰嶺外
書來謝故人梅花不寄寄爐熏瓣香急試博山火兩袖
忽生南海雲苒惹鬚眉清入骨紫盈窗几巧成文瓊琚
作報那能辦雙井春風輟一斤 明李攀龍寄華從龍
比以魚橘見致詩曰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
更早謝客我何疎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

字一問子雲廬

慶賀一

增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少儀有慶非君賜不賀 **原**昏禮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 **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 荀子慶者在堂弔者在
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
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賀
之義

慶賀二

人部

增補類函卷三

慶賀

集

增左傳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戰國策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史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間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又高祖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

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後漢書蔡茂為司徒初夢在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跳取之得其中穗復失之止簿郭賀慶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乃得祿秩也衮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日而徵乃辟賀為掾又劉表為荊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皆服從魏志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遇疾稽遲帝曰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
卿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民以德夏后氏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
戮也帝悅 晉書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愠有賀
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梁書呂僧珍生
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不為通強之
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啟發乃金錢也 唐書代宗誕
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袞請却之代宗嘉納 唐岑
文本初拜中書令不受賀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敷非
舊責重位高所以憂 筆談宋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

詔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
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明日却來對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
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遺事宋王文正公旦晚年
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
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
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雲齋廣錄宋錢穆父
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獻曰秘藏函
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

鶴羨長年 宋陳恭公執中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
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公即日納節 倦遊錄
宋光祿卿輩申善事權貴王荊公生日以大籠貯雀鵲
造相府以獻指笏開籠取雀鵲一一放之每一放叩齒
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故東坡詩云記得
金籠放雪衣 玉局文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
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
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
裂石之聲

慶賀三

原取妻

生子

賀取妻者曰聞子有客使某修賀
縮父與太皇太后同里善高祖與
兩家親相善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求賢

有弟

壯國語趙簡子問於壯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爲不末應吾問何賀對曰
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以爲求賢人吾是以賀
會稽典錄鄭憲字孝章與孔融結爲兄弟因并堂見觀
自爲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昔有憲憲今有弟國
家所賴是 災藏臺 燒北澤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
皆趨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皇天降
於寶臺是君之福也 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
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
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
兩鹿隨 晏子景公探雀鵲而反之晏子
淮陰太守行春白鹿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
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朱鮪破

人部

朱鮪破

慶賀

朱鮪破

劉備死

東觀漢記朱鮪傳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劉備死羣臣皆賀

皆賀

增八千歲

一萬春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千歲為秋

增孟冀同賀

左傳楚子玉治兵於

國老皆賀子文為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

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

慶賀四

原相隨

慶弔相隨詳

必有

易積善之家

賀得地

呂氏

春秋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

慶以地

孟子

天子適諸侯曰巡行八其疆土地辟田野

日始長

王肅

家訓賀冬至言日至

君道長

清通事冬至陽氣起君

冬至而始長故歡喜

璇璣改度

王肅家訓正為

慶福

惟新

故不賀

先朝後賀

又云尊長皆當先朝而後

先賀

福惟新

後弔

淮南子北塞父得駿馬人皆賀之

父曰詎知不

增及第相慶

天寶遺事新進士每及第

大廈相歡

而相歡

壺觴盈門

賀聲盈耳

大夏構

間里相賀

灑然相賀

韓愈詩問

握手相賀

還鄉慶喜

歐陽修詩還鄉

喜慶

慶賀五

人部

清鑑錄卷三十九

慶賀

早

增詩唐白居易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詩曰龍
節對持真可愛雁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
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連氣色潘楊亦覺有光華應
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又喜錢左丞再除
華州以詩申賀曰左轄輟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
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
重借寇恂來 又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
宴蕭尚書亭子詩曰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
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
處年深桂尚薰 又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

軍司馬以詩賀之曰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
科不獨文詞供奉記定將譚笑解兵戈泥埋劍戟終難
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
跎 韓愈桃林夜賀晉公詩曰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
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宋
王禹偁賀異翰林新入詩曰閒步花磚喜復悲所悲君
較十年遲銀臺曉入批丹詔銅鏡秋開鑷白髭宮錦細
袍宣與著內閑驕馬賜來騎家門記得咸通事莫忘論
兵夜召時 又賀柴舍人新入西掖詩曰早折蟾宮第
一枝綸闈恩命若何遲久爲俗吏殊無味合掌王言亦

有時好繼忠州文最盛應嫌長慶格猶卑他年莫忘中
吳宰六里山前歌紫芝 又詩曰唐虞得良弼姬孔是
前身尼丘鍾骨骼嵩岳與精神 徐鉉賀殷游二舍人
入翰林江給事拜中丞詩曰清晨待漏獨徘徊霄漢懸
心不易裁閣老深嚴歸翰苑夕郎威望拜霜臺青綾對
覆蓬壺晚赤棒前驅道路開猶有西垣廳記在莫忘同
草紫泥來 朱熹壽母生朝詩曰秋風蕭爽天氣涼此
日何日外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家
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爇豈
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

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
勵汝節彌堅剛熹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
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楊萬里冬至節後
賀皇太子及平陽郡主詩曰長樂鐘聲遠夢驚建章星
影照人行千官燈語聽殘點一夜霜寒在五更金鑰玉
匙開北闕銀鞍絲控謁東明青宮朱邸環天極五色祥
雲覆帝城 又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詩曰繼照姿
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伾文老別魚竿
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當野人芹 又中元前
賀余處恭尚書禱雨沛然霑足詩曰數點飄飄聲供晚晴

二更傾瀉到天明雷驅雲氣如旋磨雨徧山邨却入城
簾面頓無秋後暑簷牙最愛夢中聲尚書幸有為霖手
偏灑江東作麼生 汪元量和人賀楊僕射致仕詩曰
運府公卿拜後塵手持優詔挂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
聞禮庭中七十人飾帳麗詞推北卷畫堂清樂掩南鄰
豈同王謝山陰會空敘流杯醉暮春

增賦明李東陽燒丹竈賦曰壽封庶子徐公七十龍集
載戍星杓指申玉濯薦爽金飈汎塵南州封君當弧懸
之旦綃夢之辰翠織蔥龍子霧牖瑤環雜遝乎雲茵野
饋庭篚山藏海珍有一羽客霓裳繡裾其容徐徐其步

煥煥手并一器委諸坐隅封君曰此物奚形而焉取名
胡爲而至吾庭也客曰昔者燧人鑽火神農制藥軒轅
鑄器工倕操作是掇是斲爰爰敷乃采青丘之黝購
雞山之獲掘海隅之赭靡蔥嶺之堊漬貴聞之涅剛上
申之硌探石髓於神峰浞盜漿於帝壑擷玉榮於崧山
擣沙礪於盧莫眇窮硃礫鉅撮礫礫旋埴陶埴掞埴燦
璞幹旋蟻磨堂拄鼇足外隆內霑下承上覆其形則非
黼非鬻不羸不甌匪灑以塗匪黜以黜弗薛而髡弗窳
而盾羶不浣於羊羹膏不沾於飢膳易牙之所不能用
歐冶之所不得取與藏乎廣成之室神授乎安期之手

吾儕致私持以爲壽封君曰竈則然矣何名爲丹其方
孰傳效孰與宣操以貺我又安用焉客曰其用則鍊日
煮月納坤藏乾妙奪物性潛移化權其物則姤女嬰兒
皓虎蒼龍儕分耦合會乎其中其法則濟之以離坎養
之以屯蒙液華池以爲漿閑泥丸以爲封羯火爲之銷
怪山夔爲之斂蹤乃酌赤泉咀藥木圭霞實以爲餐七
神樓以爲服蓋有翼靈氛於兩肘睫倒景於雙矚者矣
封君蹶然而笑曰有是哉惟厥有始賦形受氣五行爲
經三事爲利膏液刀匕鍼磨砭熇攻衰爲防輔正爲衛
有一缺者是謂弗備若夫鶴算龜齡龐眉鮐背不窮而

瘳不色而瘁固有幽冥握其機衡冲漠司其割制者也
吾將以大塊爲鼎元氣爲爐陰陽爲水火寒暑爲朝晡
作息爲抽添之候弛張爲闔闢之符咀仁義以爲華嘬
道德以爲腴樂余生以自適聽吾命之所如諒茲物之
足珍與斯言之匪誣亦聊以資張華之物博助鄒衍之
談餘望賓階而再拜韞我匱而藏諸客亦起而拜曰不
腆敝物以實華宇公旣受貺亦復受祐願公者壽永錫
純嘏維百千禩爲丹竈主明盧枏壽成臯王賦梁孝
王讌賓兔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人壽願爲
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地之希齡大王

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小也王曰庶人之壽
何如對曰庶人凡夥品類各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
客劇工浮游田父跼蹐黃冠元牝緇衣間適每遇誕期
佳思聿興殷酒矜設招致友生緝藻匪施滄碧無傾帷
幔起兮露色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曾爲歡之幾何旋紛
擾而呶嚶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屆百司豫啟瓊珠之宮
金華之里象棲龜屏鸞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雲
氣四散化爲仙靈綺麗恍留奪人目精於是石渠金馬
之士還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脯霜鯨宴素日張金
燈攘皓腕之鴛袖映繡柱之鴻筵調採菱之艷譜發遏

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寒集瑤池兮驂白鸞齊
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
舉白促席交膝簪珥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永溫然後斂
儀肅容悄然言別揚旌離館迴鸞東闕此所謂大王之
壽非夫凡氓所得擬也王迺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
如曰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
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原書漢劉向與子歆書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
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

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增說唐柳宗元對賀者說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善矣余無以唁敢轉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上以寬和治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

夫為天子之吏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過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戰栗危厲惻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放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我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人部六十九 薦獻

薦獻一

增說文曰薦進也

原曲禮曰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

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增內則曰適子庶

子祇事宗子宗婦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

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又

曰家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玉藻曰凡獻於

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 少儀曰其以乘

壺酒束脩一犬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薦獻

薦獻二

增左傳曰鄭賴考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又曰晉敗楚於鄢陵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 又曰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儻若獻玉不知所成 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又

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於子常蔡侯
歸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
再拜受謂弟子曰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
夫子將祭之何也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
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又曰曾子衣敝衣以耕魯
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
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
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

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是以全其
節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遺車百乘
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尹文子曰魏田父得
玉徑尺鄰人曰山怪石也取置廡下明旦視之光射一
室大怖反棄於野鄰人取獻魏王玉工曰此無價以當
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
之祿方朔外傳曰漢東方朔從西鄣國還得聲風木
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以進武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
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千歲一溫萬歲一枯朔
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晉史曰虞嘯父武帝問卿初

不聞有所獻替對曰天時尚溫音鯪魚蝦鮓未可致尋
當有所獻帝大笑鴻書曰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
求味棕獻糲及雜穀數十興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
方不得後體不使棕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後魏
書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
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
有乖素風可付其家唐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
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唐書曰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
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臣乃為陛下謹出
納烏有羨羸哉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

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願悉付有司帝
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又曰元和初魏博田季
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崔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
受有詔却之撫言曰唐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
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
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唐書曰黃巢之亂張濬
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
康獻糲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
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
議大夫鴻書曰吳越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

王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愧服 揮塵錄曰宋王巖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 宋李昭玘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被誣為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為獻笑却之 賈似道專政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徽輩小忤意輒斥趙潛輩爭獻寶玉陳

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元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半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阿合馬謂其輕已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

薦獻三

大龜 大貝 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

服外薄四海南海魚草珠珍大 **純牛** 尚書大傳夏成五

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貨 **文馬** 周書成

夷貢獻卜盧純牛純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

遣使獻駱駝二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頭文馬十疋 **丹砂** 元玉 周書成王時四夷來貢

薦獻

五

所出 靈龜陰谷元王康歲注所貢物 白鵲 丹鵲 西京

子年拾遺記曰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雄一雌 王

青石帶 白環玦 獻魚 西海青石帶 漢陽嘉二年疏勒國王

慕舜德來獻白環 火鼠毛 冰蠶繭 魏志景初二年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

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 拾遺記曰米

蠶長十寸有鱗角以取雪霜覆之然後為繭 其色五彩織

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雩都蔗 山陽黎 南康

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魏武帝昔為兗州牧上書

無郡人珍之每歲以獻御 同心梨 西京雜記葛洪曰

曰山陽郡美梨 合枝李 呂光 吉光裘 昆吾劍

謹獻甘梨三箱 有合枝李 呂光 吉光裘 昆吾劍

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 呂光 吉光裘 昆吾劍

十洲記東方朔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吉光裘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奔盧芳苾 祖梨蔓苔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梨國貢

形如麻奔盧國來獻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梨國貢

蔓苔色如金縷叢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

宮人幸者以金苔賜之 康人桴苾 波弋荃蘘

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康人桴苾 波弋荃蘘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苾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

康人以西戎之別食桴苾即有神精香草一名荃蘘亦名春

年波弋國亦名波弋國獻桴苾即有神精香草一名荃蘘亦名春

蕪一春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

之謂春蕪布亦曰香荃荃葉如木純也 交吐玉橘

東野文瓜 楊香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

百石主歲貢御橘 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西

人部

海錄異言卷三十一

薦獻

六

孔晃注犬戎西戎之遠者又大夏獻茲白林邑水

牛野獸也牛形象齒孔晃注大夏西北戎也

玉壺波祗青金鏡交州雜記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

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即水精也水精唾

見魑魅百鬼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祗國獻照

不敢隱形

增啓服魯昭公在乾侯衛侯肅爽唐成公如楚有兩

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啓服龍輔魯昭公賜公衍羔裘

而獻子常于常歸唐侯簡子獻曝列于楊朱曰宋

也名楊楮宋樂祁使晉趙簡子獻曝有田父暨春東

其妻曰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

獻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奉麋楚樂伯射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獻雉齊還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左牽則犬

牽之執縶左牽右牽執縶皆右牽之致馬資獻金玉曰致

佛鳥首其獻鳥者佛其首為執以將命一雙則執一

雙以將命受乃問名者既受乃問大名不獻魚鼈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不及車馬父母在饋獻不以爲禮生天不

不養君子禮曾不敢以聞注凡於尊者有獻而不敢以聞

從者類原甲則奉冑命甲若無以前之則袒索奉冑器則

執蓋弓則屈韉執附注韉弓手屈韉劍則啓櫝啓櫝

蓋襲之加夫撓與劍焉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

注櫝劍匣夫撓劍衣也

人部

端鑑類編卷三

薦獻

七

樽前其樽後其刃

原獻甲者執冑

獻杖者執末

增進矛

戟者前鏃

進凡杖者拂之

原獻粟者執右契

獻

米者操量鼓

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

魚鼈為禮

居澤不以豕鹿為禮

干謁

集韻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為相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傳勝傳注曰消人如謁者消潔主潔除之人也 漢書曰莫為我先注先容也

易例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違 詩曰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又曰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又曰既見君子為

龍為光 禮記曰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

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

儀禮士相見曰聞吾子稱贊敢辭

干謁二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曰敝邑不敢寧居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 孟子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秦

本記曰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史記曰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謂魏新垣衍也

戰國策

曰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原

漢書曰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漢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使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閤延請衣冠甚偉勝之躡履出迎

翟

朱雲成帝時不復仕

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人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後漢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到門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

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此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

原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

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彪望風慕教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得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而乃養病傲士如此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增**彌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彌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原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增龐德公時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

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別傳曰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聞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種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秦宓字子軌有與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曰僕處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翺翔林澤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哉魏

時苗字德胄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張璠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吏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豈版謁可飾哉但奉書致羊酒吳錄曰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

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晉劉麟之字子驥尚質素車騎將軍桓沖聞名辟爲長史固辭沖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愧詣其父晉書曰桓溫謀不軌郗超爲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又曰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公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不見岌歎曰吾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謝遏夏日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冠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

可謂前倨而後恭。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詣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桓元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范汪字汝平，初爲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爲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引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

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宋開康之隱居南昌，顏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梁陸倕傳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

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必盡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爲給事中時尚書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云在坐大有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羣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箒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箒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縱橫之策深見喜納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怒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楊愔於路自陳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齊盧思道欲詣和士開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唐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

荅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
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崔喜
請見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
爲刺史請續講禮荅曰吾不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
醪也 唐書曰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張下獄后
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
國經 又曰明皇欲相崔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
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
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潔介自守以彊正稱 又

曰陸龜蒙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
龜蒙不樂拂衣去 甫里先生傳曰陸龜蒙性不喜與
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
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
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
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
若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絲曰以
風浪逸其情以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問
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竦然 韋

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
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
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韓
愈王仲舒碑曰仲舒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
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詩話曰唐韓愈皇甫湜
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即捲未嘗
開問曰且以拍板爲甚麼曰樂句二公大稱賞因此名
振又曰唐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
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
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

公文卷牛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
論世上升沈事且鬪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
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
和云昔年曾作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
賦日後爲丞相埽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
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
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
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曰
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令孤峘
爲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

至迎謁頗怏怏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擿
峴事貶衢州司馬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
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
訛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奏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湘山野錄曰王沂公曾為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
蒙正中有早梅詩其警句云雪中未論和羹事且向百
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了做宰相
矣已而果然 宋御史中丞孫抃薦吳中復為監察御

史初不相識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
識面臺官耶 名臣遺事曰宋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
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
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
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
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
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
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遣公曰第緩之使
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范仲淹在睢陽掌學

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
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
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
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
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
日索遊孫秀才也 李垂爲知州還朝李康伯謂曰子
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
識盍往見之垂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爲翰林
學士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

州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
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
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
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酒
紀聞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
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
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
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
是羣公稍效之 張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

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
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氏遺書曰宋程
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有一官上書謁大資程曰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迺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曰求
薦舉常事也程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
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邵康節先生墓誌曰康
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李周登進士通判施州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召對謂
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翼日語固
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童蒙訓曰宋滎陽公呂希哲自

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
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曰勤於執事乃所以求知也
聞見錄曰宋文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
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
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
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
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
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
吏白侍中家宴是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
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

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惶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元豐間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廳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

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蘇軾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耶熙寧中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作而退章惇嘗事邵康節及爲相欲用康節子伯溫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到則先就部擬官而後

見宰相 龔吏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吏邀之出從容竟日題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 李朴自爲教授天下高其名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獻徵錄曰明李承芳登進士李西涯謂之曰子盍與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承芳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承芳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 又曰明許應元嘉靖壬辰舉進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應元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僂僂鼎貴之門冒

謁于進哉 明詞林人物考曰李淑字師孟嘉靖庚戌進士始淑之奏南宮捷也相嚴嵩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鼎甲嵩固下之 又曰陶大臨字虞臣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嵩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之陶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 獻徵錄曰明隆慶時劉淵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呈身相門耶張居正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干謁三

原相府 卿門 范曄為須賈御入相府曰我為君先通

書刺 奏刺 若漢高帝紀有謁者自書刺以言爵里

題鳳 登龍 嵇康與呂安善每下詳干謁以言爵里

事 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後去喜不覺猶以為喜出戶延之

也 王維詩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李膺

其容接名自為登龍門 御李 識荆荀爽就謁李膺

書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李白與韓朝宗 依劉 仰

韓昌黎學在荆州當依劉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倒屣 擁篲 上詳干

邕事 魏文侯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歡如平生又史記鄒

公擁篲以待門庭 掘衣 曳裾 趨曲禮曰毋踏席掘衣

操被篲以待門庭 掘衣 曳裾 趨曲禮曰毋踏席掘衣

陽曰何王之門 **原激張儀** 奇彭蒙 張儀謁蘇秦秦

不可曳長裾乎 又不得放去數日方見之坐於堂下以激儀也

客罷與卿談賓罷請 **增揖侍郎** 參留守 韓愈詩崔

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又贈盧仝詩玉川先生纔及輒掩

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款 又詳干謁二陳太丘事 坐上

耳 德星聚 高軒過 上詳干謁五李賀詩 坐上

春風 門外積雪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

游定夫楊龜山初見伊川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謂曰賢輩固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

尺深 **原來非慕義** 見以託名 種瓜自給夜誦經傳

會稽焦征羌豪縱二子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誦經傳

羌不時通旌欲去騰曰畏之而來非慕義也屈何傷乎

不得見壹以非步無託名者乃日到京師造河南尹羊陟

人部 干謁

起徑入上堂曰竊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陟

不顧太守

遠迎縫掖

趙壹為羊陟所稱名動京師

門者不即通壹遂通謁知是壹大驚追增一葉濃陰

一株桃李

鄭大穆書千頃云分千樹一葉之影即

數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原未嘗修刺

不肯受索

後漢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語曰五經

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蕭望之王仲翁俱欲謁見霍

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入自備士當見者皆露索去刀

者縑士時京兆尹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閹者三

遺以三百縑其他可知也乃勸炎避位原不避寒暑

不師道德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子高左顧

田蚡傳曰將軍乃幸左顧注猶言枉顧

不耐造請

不行報謝張敞曰臣性不造請禹終不

行報方進徑入諸葛問闊注猶今之通名也

云本傳曰問載刺盈車書午在門名益顯士爭歸

何開逢諸葛車遞齋編曰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

之載刺常盈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曰牛桓溫

頭耳此亦昔倒執手版盡投苦海流汗沾衣倒執

手版題鳳之意鄭光業有一巨皮箱顏氏家訓溫

凡投贊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

公客榜顏氏家訓曰昔者周公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

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諸門不停賓為所貴也失

教之家闍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

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敬賓客或無此輩對賓
杖之僮僕引接周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司馬
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於客位曰訪及諸君若朝政
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
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候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
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持書簡
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計並請一而進身至於
官職差遣漸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而進身至於
朝廷不請語及某再拜謹白
化韓昌黎題張中丞傳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劉賓
客集警諸整蠱坯戶而死與生為徒況有申叔乞糧
春雷一震必欣然起首與生為徒況有申叔乞糧
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
魯公乞米王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
父晚之對曰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
癸乎則諾顏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
已數月今又罄矣實川憂煎詩曰日
典春衣非為酒舉家食粥已多時

飢彪餓麟攀

驥仰鵬宋史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書牘一陳
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彪能嚇人遽
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駱賓王三百名利奴
文攀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
千重鐵甲顏虛杞與馮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
有墨一丸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
魚腦入金豁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綾文刺三
百為名利奴顏當孰勝已而披杞囊果是三百刺唐
進士楊光遠遊謁王公之門于索權要之族未嘗自足
稍有不便多誹謗常遭撻辱畧無改悔皆云楊光遠
顏厚如千天下善士願見鄉貢進士通名韓墓志
曰王適
重鐵甲聞李將軍喜士乃躋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
事金樓子有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稱鄉貢進士黃
居難字樂地欲自比宋廣平投梅花賦白樂天披
芳草詩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
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
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目白樂天未冠以文
謁顧況况觀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

千謂

雷

讀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
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干謁四

增典謁

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
謁矣主賓客謁見之事
將命論語孺悲欲見

戶

寺人詩未見君子
閹人韓文足三及門
七介

禮諸侯七介

三擯又卿為上擯大夫
為承擯士為紹擯
上謁張耳傳

以相見也

原先容唐張行成傳曰古
今用人必無依文選貧士
詩萬族各願

傳范逵謂侃曰欲仕

無依文選貧士詩萬族各
願

有謁漢書願

取干謁少陵詩獨垂採摘
堪調鼎用

願君垂

可攀援昌黎送進士劉師
服詩時願望履

採摘

願枉車騎信陵君傳侯生
謂公子曰臣

幕

履幕下願望

幕

願枉車騎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

之

承顏下風

陸士

曠若見日

東漢袁紹傳曠若開

侯門掉臂

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朱門隨肩公卿

朱門未開鎖我

暗投先容壁以暗投人於
道莫不按

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柢輪

伺候奔

走韓愈送李愿序伺候於
公卿之門奔走於

有叩我

門杜詩有客叩我

肯訪老翁無與奴白飯馬
青芻

雨師未知枯稿未必雨師
知

波臣求活貧莊子莊周家

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可乎莊周曰

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
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曰諾我且

未忘燃灰唐羅隱

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
之肆

千謁

人部

千謁

千謁

千謁

千謁

千謁

千謁

千謁

千謁

千謁

夜間如有問誰為乞火杜牧之詩自愧婦籠中

藥石唐史元澹博學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

人備器之膏謂仁傑曰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願以小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朽出菌芝蘇軾詩枯朽游

神奔競號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爭馳驚請託有一人

鉛刀一割晉書譙王承曰公未見廣廈萬間杜甫詩

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歸鳥赴林建曹子

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飛燕巢屋古詩願為雙飛連

白馬王彪之詩歸鳥赴飛燕巢屋古詩願為雙飛連

城高山唐文粹曰連城之珍俟楚文而入州出谷又

出谷罕求聲之侶施陽援溺又曰施一陽於剥極之下

拯陪醫疾又曰陪者思起必講而求求出願濯杜牧

之文墜井者求相薦自謀杜荀鶴詩相知不舊知

出執鄭谷感懷投時相詩丞相舊應念下寮羅隱詩

為學知為學苦更教何處貢篇章迹雖阻於登龍心竊希於附驥

理應留念門客迹雖阻於登龍心竊希於附驥

如今只下寮迹雖阻於登龍心竊希於附驥

勉驢技之一鳴希馬價之三倍敢憑蟠木之先容

輒效錐囊之自薦雖寒菊自芳於籬下而苦李

誰念於道旁幸侍下風聞欬唾之音伏拜賓阼

通爵里之刺魏志祁公用則所舉必名世流司馬出

則其徒有行道志傳和凝之衣鉢殊愧前修備狄

相之參苓願從今始向來辦香之敬直為南豐此

去翹材之延願陪東閣三吐哺而下白屋昔者見之

人部千謁

一舉手而轉清波今其時矣 月明繞樹自憐烏雀
之何依 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牛鐸至微荀
令君取以調樂 爨桐無用蔡中郎識其中琴 叩角
而歌白石聊假此以干齊 築臺而識黃金猶庶幾於
始隗 說項斯之詩於到處幸已不遺 吹揚雄之賦
以上天更期有遇 所求易與巢林之鷦不過一枝
安敢負知伏櫪之驥猶思千里 文穆取人才多夾袋
之所蓄 元獻待寒士至樽酒以相歡 月華先得莫
知近水之樓臺 雲廈不棲更傍誰家之門戶 蟠木
爲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 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

鏤鄒之想 效王巖叟之爲客誓不出於他門 持陳
師道之辦香期力酬於知己

干謁五

權詩唐孟浩然詩曰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依誰爲
揚雄一薦甘泉賦 韋應物訪李廓不遇詩曰九日馳
驅一日閒尋君不見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雪滿山 韓愈詩曰大匠無棄材尋尺容有施況當
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又詩曰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
寒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

名聞京華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
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
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名所作曰高軒過二公
大驚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璫瓏馬蹄隱
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二十八宿羅心胷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
筆補造化天無功麗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
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劉長卿詩曰鐵
衣雖正澀寶刀猶可試儻遇拂拭恩應知轉犀利 溫
庭筠詩曰折簡能榮瘁遺簪莫棄捐韶光如見借寒谷

變風煙 杜牧詩曰常思掄羣才以爲國家治譬如匠
見木礙眼皆不棄楫楸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植明
堂一揮能力致 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
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
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綯
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爲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
陽卒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
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著空教楚
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李吉
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

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
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爲寢默
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無里又空歸嚴霜昨夜侵
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宋呂蒙正少貧訪謁不遇詩
曰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覩妻兒
面撥盡寒爐一夜灰 范彥能贈張徐州謾詩曰田家
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遠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僂從皆
珠玉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
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
何獨顧衡闥恨不共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

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程曉嘲熱客詩
曰長夏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
只今襪襪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感奈此何搖
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梅
堯臣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
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詩曰枯竹爲門扉不可容車騎
況如鄭廣文無檀藉賓位窮冬月破七貴客聯玉轡傳
騶肅里問下榻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上字兒愚
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旣屈卿大夫恨莫親帚簪星躔回
已高麟趾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喟豈料瘦老

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司馬光閣
吏詩曰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
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
辱固宜惆悵東園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李清臣
韓魏公知中山求謁其值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於壁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有才竟有東牀之選詩
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否曾說當年吐哺無 蘇軾嘉祐中陳希亮知鳳翔府
軾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或謁入不得見客次假寐詩
曰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吾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
劉彥中袖刺詩曰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
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
貧賤安所養 魏野尋隱者不遇詩曰尋真誤入蓬萊
島香風不動公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
埽 又喜孫狀元訪詩曰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
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歡却恨
歸公署茅齋會宿難 又謝寇相公相訪詩二首曰晝
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
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

樹陰中無訟聽閒騎白馬到茅廬 張耒謁客詩曰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唐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正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因賦詩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訪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李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數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

入夢來 楊萬里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詩曰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愛春物熙今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屨自慙風嫩面不知寒草動暖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感紋生碎暉鳥聲豈爲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爲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語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獨得辭 江南處士朱真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真白題詩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明王廷陳送唐生詩曰仗

策欲誰親侯門不重賓空彈馮氏鋏莫濟范睢貧玉露凋紅樹金風起白蘋蕭蕭南去鴈飄泊自爲羣

增文唐駱賓王曰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嫠之寒女便伏櫪駕蹇希騏驥而蹠足竄跡翩翩排鴛鴦而刷羽又曰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鮮鱗於涓滴望鴻浪之微沾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又曰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已

增書漢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

之遊不以遠近爲初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髮齊年哉唐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曰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韓愈與邢尚書書曰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又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

一日是生於匠石之園而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
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昔人有馬不售
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
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又上李侍郎
書曰愈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
寸退尺卒無所成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
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
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
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
而識者難遇也 又上宰相書曰今有人生二十八年

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居窮守
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四舉於
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
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
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伏念今有
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
古之君子之道待我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
則命也其亦行矣 又上宰相書曰今天下一君四海
一國舍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志
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取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曰籍善爲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又應科舉與人書曰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獫獫之笑者蓋什八九矣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又上考功崔虞部書曰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

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又書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生而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 又釋言曰愈之親族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 又與陳商書曰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爲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 又荅元公瑾論仕進書曰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 柳宗元上李夷簡相公書曰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伏惟念墜

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又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書曰昨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致之煙霄分絕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褰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堦井房魯上節度使書曰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奧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蹇驢竭麾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

若且有所望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飢童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宋楊廷秀與湖北陳提舉書曰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欽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爲驟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爲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爲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爲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

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增論隋盧思道勞生論曰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蚤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餘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姜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

